

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八

敬礼至尊成就大悲诸善士足。

在开演上士道修心次第之前，宗喀巴大师以身垂范，先敬礼最为尊贵的、已经成就大悲的诸佛菩萨的莲足。敬礼的必要在于能够使未生起大乘者能生起，已生起大乘者能坚固，已坚固大乘者能增上。总而言之，大乘功德的产生、坚固、增上及圆满都依赖对于大乘的恭敬之心。由于敬重大乘的缘故，就有趣入大乘的缘起，由此将会使大乘的妙道得以圆满，这是礼敬的必要。

中士道和上士道的连接分二：一、以理成立具慧者最初即须趣入大乘；二、总结大义，劝发以恭敬心趣入大乘。

其中初者以种种理来成立具慧者最初须入大乘又有三轮：第一轮，就成就二利的快慢来成立须最初即趣入大乘。

心要提示：唯中士道非圆满故，终究要趣入大乘，不如最初即入大乘为优，由此成立具慧者最初须入大乘。

如是恒长修习生死种种过患，见一切有如同火坑，欲证解脱息灭惑苦，由此希求策逼其意，学三学道，能得解脱脱离生死。又此解脱无所退失，非如善趣，然所断过及所证德仅是一分，故于自利且非圆满，由此利他亦惟少分，后佛劝发当趣大乘。故具慧者，理从最初即入大乘。

这里分几份来认识：一、中士道的意乐、修行和得果；二、中士道与上下两士道的比较，突出中士道并非圆满；三、认识若修唯中士道终归要趣入大乘；四、由此能认识具慧者最初就需要入大乘。

首先，认识中士道的意乐、行为和得果。正如上面的道轨所说，如果能恒常修习生死的各种过患，见到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的一切诸有都像火坑炽燃般为三苦恒常逼恼，为此就发起想证得解脱、息灭惑苦的心，这就是求解脱心，为中士意乐。以这样迫切的希求逼着自己的心来学三学之道

，也就是无漏戒定慧三学的各种学处，这就是中士的修行。以具足意乐和修行能断除我执为根源所发生的烦恼的缘故，能息灭苦性的五取蕴，因此说能得解脱脱离生死，这是中士的得果。

二、中士道的成就与下上两道的比较。先与下士道相比，并非像善趣只是暂时得一度安乐，过后又要退失堕入下趣等，这种解脱无所退失，一得永得，因此是有决定胜的果位。然而与上士道相比，所断的过失和所证的功德只是一分，所以在自利上尚不圆满，由此所达到的利他也仅仅是少分，从而见到此道尚非圆满。

三、如果修唯中士道，那到最后还是要经佛劝发，回入大乘，然而这比最初入大乘已经缓慢了，成为迂曲之道，所以具慧者理应最初就趣入大乘。

学人在此要明白，本论三士道的建立是以共下、共中作为趣入大士道的方便，而不是仅停留在善趣或者小乘解脱为究竟的层面，而是为了发起大士意乐所需具足的基础。因此在共下、共中的共道内涵具足之下，应当直接趣入大乘，这就是他是以入大乘为重的，这并不违于最初即入大乘的道要。

以下以教证证明：

如《摄波罗蜜多论》云：“无力引发世间利，毕竟舍弃此二乘，一味利他为性者，应趣佛乘由悲说。”又云：“知乐非乐等如梦，见痴过逼诸众生，弃舍利他殊胜业，此于自利何精勤？”

正如《摄波罗蜜多论》中所说：由于没有力量引发世间一切有情现时究竟的圆满利乐，所以毕竟舍弃此二乘为究竟的路线，一味以利他为体性的具大乘种性者，由具大悲者佛陀宣说“你们应当最初即趣入佛乘”，也就是首先就要趣入能成就无上佛果的道路。这里应明确舍弃二乘并非舍弃共道内涵，而是不取为一己求解脱的小乘意乐，也不以得小乘果为极致等。

再者，此论又说到：当已了知世间的乐非乐所摄的一切境界都是等同梦幻，了无实义，然而为愚痴过失所逼迫的众生们却执取这里有实义，虚假地起人法二种我执，然后堕入到从细至粗的苦流当中。当见到此种情形的时候，却弃舍利他的殊胜之业，为什么为着谋求自利这样精勤呢？这是表示具大乘种性者见到众生苦之后，不以利他为重是不合理的。

此中“殊胜业”，是指以利他的殊胜意乐所发起的行业，与唯以自利为重的私心相比，成为殊胜。也就是仅是为私我而求利益不算殊胜，或者仅为一己谋利也不算殊胜，能肩负广大的利他事业重担，一味利他，方为殊胜，故称“殊胜业”。

第二轮，从正反面显示大士应以利他为重，有三段内容：一、显示具佛种性者，不勤利他不应正理；二、显示大士本性为专一趣注利他；三、结成为利他故而发匆忙称为士夫，亦名聪睿。

一、显示具佛种性者，不勤利他不应正理

如是见诸众生堕三有海与我相同，盲闭慧眼不辨取舍，履步踴蹶不能离险，诸有成就佛种性者不悲愍他、不勤利他，不应正理。即前论云：“盲闭慧目步踴蹶，欲利世间有佛种，何人不起悲愍心，谁不精勤除其愚？”

像这样见到众生和我一样堕在三有苦海里，而且像盲人一样慧眼不得开启，不能明辨取舍，也就是不知道善趣和恶趣的缘起差别，不知道生死和涅槃的缘起差别等等，就像这样一踴一蹶地走着，不能离开险道。也就是瞎眼者随着业果愚和真实义愚的驱使，走在恶趣和生死的险道里，像这样已经具有佛种性的人，不悲愍这些具苦有情，不精勤于利他，那是不合理的。正如前论所说，慧眼不开，如同盲人般步履踴蹶走在险道当中，有佛种性想利益世间的人，谁不起悲愍呢？谁不精勤地遣除众生的愚蒙呢？也就是有大乘种性者，他自然见此苦状发起悲愍，不以一己为重，而以众生为

重，会精勤地帮众生遣除如同眼翳般的愚蒙，让他们看清正途，能走向安乐之道。

二、显示大士本性为专一趣注利他

当知此中，士夫安乐、士夫威德、士夫胜力，谓能担荷利他重担，惟缘自利共旁生故。故诸大士本性，谓专一趣注行他利乐。

要知道这里大士的安乐、大士的威德、大士的大力量，就是指能够担荷利他的重担，如果只是缘着一己的私利，那跟旁生没有两样。所以，大士不共的本性就是专一趣注于一切众生的利乐。

《弟子书》云：“易得少草畜亦食，渴逼获水亦欢饮，士夫此为勤利他，此圣威乐士夫力。日势乘马照世游，地不择担负世间，大士无私性亦然，一味利乐诸世间。”

《弟子书》里说：容易得到少许草料，畜生也会吃，被干渴所逼迫得到的水也会欢快地畅饮。因此，为自利而得乐，为自利而勤勇，为自利而操办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连旁生也会这样做。而不共于其他的大士夫他是在利他上精勤，这是上圣的威德，是上等的安乐，表现了一个人的力量。就像日轮乘着七马所拉的车一味地光照天下，滋养万物，又像大地没有选择地担荷一切世间，大士的没有自私性也是如此，一味地利益安乐世间有情。也就是他有大心量、大愿力，以利他为重，他不是以私我的利益为重，这就是大士的特长处。也正因如此，所谓一个大人的安乐、大人的威德、大人的胜利，都是在这个担荷利他事业重担的缘起上发生的。

三、结成为利他故而发匆忙称为士夫，亦名聪睿

如是见诸众生众苦逼恼，为利他故而发匆忙，是名士夫亦名聪睿。即前书云：“见世无明烟云覆，众生迷堕苦火中，如救头然意勤忙，是名士夫亦聪睿。”

像这样见到有情为众多的三苦所逼恼，不得自在，就像见到极深重的生死病情一样，为了利他的缘故发起匆忙，这

样就是不为自己，百倍精勤地去利他，这叫做士夫，也就是大丈夫，也叫做聪睿，他知道什么是大义。也就是前面《弟子书》里所说：见到世间被无明的烟云所覆蔽，众生迷狂地堕在苦火的烧燃当中，就像如救头燃般心非常地勤勇、匆忙，这叫做士夫，也成为聪睿。

二、总结大义，劝发以恭敬心趣入大乘

是故能生自他一切利乐本源，能除一切衰恼妙药，一切智士所行大路，见闻念触悉能长益一切众生，由行利他兼成自利，无所缺少具足广大善权方便，有此大乘可趣入者，当思希哉“我今所得诚为善得，当尽所有士夫能力趣此大乘”。此如《摄波罗蜜多论》云：“净慧引发最胜乘，能仁遍智从此出，此是一切世间眼，具足照了如日光。”由种种门观大乘德，牵引其意起大恭敬，而当趣入。

所以，能出生自己和一切众生，一切现时、究竟利乐的根本源泉，能够遣除一切烦恼障、所知障衰损的妙药，是一切诸佛菩萨所行的大道，一经见闻念触能使行者出现大乘心，由此能尽未来际利益一切众生。由于行持利他之道，兼带完成了自利，圆满无缺地具足广大善权方便，有这样的大乘可以趣入的话，应当想“稀有啊！我现在的所得的确是善得，我算得到最善妙的，最好的了，我要尽我所有的能力趣入这个大乘”。这就像《摄波罗蜜多论》中所说：由清净闻思修三慧引发最胜的法乘，能仁的一切种智是由此般若和大悲双运的大乘而出现的，这样的佛成为一切世间的眼目，能为他们指示所有安乐的道途，它照了万法，无论法性、法相犹如日光一般，或者说他能够照亮实现现时、究竟利乐所有的缘起正道，成为众生的大救星。

要像这样由种种门径观察大乘的功德，牵引着自己的心发起大恭敬而当趣入，也就是要由这种方式在自己内心发起认识，然后起了大的欲乐、起了大的恭敬再趣入大

乘，这就是引入的关键。